

列寧論工會



列寧論工會

工人出版社

(122) 本書字數：197,900字
列寧論工會

著 者	列 寧
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北新橋駱駝胡同四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1-53,513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CAC74/14



W. J. Schmitt / Schmitt,

出版者的話

一、本書根據蘇聯工會出版局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列寧、斯大林論工會一書所選文章，輯錄現有譯文編成。所輯譯文，均註有出處，凡經重新校訂者，均在文末註明。爲了譯名及各篇譯文的一致，對蘇聯外文書籍出版局譯文中的個別字句稍有更改，如『比賽』改爲『競賽』，『職工會』改爲『工會』等。

二、除書中原有的註釋外（其中個別註釋經過刪節），另經本社增添了一部分。

三、本書暫不公開發行，供內部學習用。

Ленин и Сталин
о профсоюзах
Профиздат—1939

目 錄

摘自『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	一
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	八
摘自『做什麼？』	六
關於工人監督條例草案	一〇
關於國民經濟社會化的法令草案	二三
怎樣組織競賽？	二六
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二八
在第二次全俄工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二七
偉大的創舉	一八
論勞動紀律	二八
摘自『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三〇
論工會、目前形勢及托洛茨基的錯誤	三三
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內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決議草案	三五

論黨的統一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傾向·····	二六一
新經濟政策下工會底作用與任務·····	二七〇
給第五次全俄工會代表大會的信·····	二八三
日記摘錄·····	二八五

摘自『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

——一八九九年八月、九月

首先，“Credo”。作者們對於西歐工人運動過去的觀念就是全不正確的。說西歐工人階級沒有參加過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和政治革命，這是不正確的。憲章運動（底歷史，一八四八年法、德、奧等國革命，恰巧是證明了與此相反的情形。馬克思主義是當時流行的那種實踐，即超越於經濟鬥爭的那種政治鬥爭在理論上的表現）一語，是全不正確的。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是在非政治的社會主義（渦文）主義，傅立葉（巴）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色）流行的時候出現的，所以共產黨宣言立刻就對那些非政治的社會主義派別表示反對。甚至當馬克思主義已經具有全副理論武裝（資本論），並組織了著名的國際工人協會（否）時，政治鬥爭也還不是一種流行的實踐（當時在英國有狹隘的工聯主義，在拉丁語系諸國有無政府主義與蒲魯東（否）主義）。在德國方面，拉薩爾（否）底偉大歷史功績，就是他使工人階級由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底尾巴變成了獨立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把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聯結成了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所以“Credo”作者們企圖把這兩個鬥爭形式分開，就是一種最拙劣最可悲的離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再則，“Credo”作者們對於現今西歐工人運動狀況以及作爲這個運動旗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持着全不正確的見解。所謂『馬克思主義底危機』一語，不過是重複那些資產階級下流作家底無聊議論，他們極力想把社會主義者中發生的任何爭論誇大起來，想把這種爭論描寫成爲社會黨底分裂。鼎鼎大名的伯恩斯坦“主義”，按其爲普通一般人以及“Credo”作者所了解的含義來說，就是企圖縮小馬克思主義理論，把革命工人黨變爲改良黨，而這種企圖當然是受到了大多數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堅決斥責的。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的流派已經出現過多次，但每次都遭到了忠實保持革命國際社會民主運動原則的黨方面的指斥。我們深信，凡把機會主義觀點搬到俄國來的一切企圖，將遇到絕大多數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方面同樣堅決的回擊。

西歐工人黨『實際活動上的根本變更』一語也根本不符事實，實際情形恰與“Credo”作者們所說的相反：馬克思主義最初就已承認了無產階級經濟鬥爭底重大意義和必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尚在四十年代就已駁斥了否認這種鬥爭意義的空想社會主義者。

過了約近二十年之後，當國際工人協會成立時，在一八六六年日內瓦第一次國際大會（已上提出了工會和經濟鬥爭意義的問題。在這次國際大會通過的決議中，確切地指明了經濟鬥爭底意義，警告社會主義者與工人不要誇大這種鬥爭底意義（當時在英國工人中間有過這種表現），也不要輕視這種鬥爭底意義（在法國人和德國人中間，特別是在拉薩爾派中間，有過這種表現）。決議認爲工會在資本主義存在時不僅是合乎規律，而且是必然的現象；認爲工會對於組織工人階級

來進行其反資本的日常鬥爭，以及對於消滅僱傭勞動制，都是非常重要的。決議認為工會不應單只注意『反對資本的直接鬥爭』，不應對工人階級一般政治和社會運動持迴避態度；工會不應抱着『狹小的』目的，而應爭取數千百萬被壓迫工人大眾普遍的解放。從那時起，各國工人黨中已經屢次提出，並且將來當然還會屢次提出關於在某個時機應該偏重無產階級底經濟鬥爭還是偏重無產階級底政治鬥爭的問題；但一般的或原則的問題，現在還是像馬克思主義原先規定的那樣。關於統一的階級鬥爭必須把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結合起來的信念，早已深入於國際社會民主運動底血肉之中了。其次，歷史經驗又不容反駁地證明，當無產階級缺乏自由或其政治權利受到壓制時，始終必須把政治鬥爭提到首要地位。

（錄自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

（一）抗議書：一八九九年有一部分『經濟主義者』（普羅科波維奇，枯斯科娃等人，他們後來已成為立憲民主黨人）發表了宣言「*Geon*」。公開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並要求放棄建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工作，反對政治鬥爭，主張只進行反對廠主的經濟鬥爭。列寧經過他姐姐葉里札洛娃接到「*Geon*」後，就寫了一個激烈的揭發性的抗議書，即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這個抗議書由列寧提交他在米努斯斯克州華爾馬卡村召開的十七個馬克思主義者政治犯的會議上討論，並由這次會議一致通過。這個抗議書，馬上就在全俄各地馬克思主義組織中間傳播起來，因而大大促進了俄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的事業。

（二）憲章運動：一八三二年英國資產階級在英國工人的支持下，展開國會改革運動，爭取到選舉權。但工人階級依然沒有參加選舉的權利，他們就為爭取普選權而繼續進行鬥爭。一八三六年，英國發生了經濟恐慌，工人的生活更加惡化，

當時倫敦組織了『工人協會』。次年，這個協會起草了大憲章以備向國會提出請願。當時，英國工人認為：如果國會接受請願的憲章，規定所有的人都享有選舉權，大批工人將走入國會，那末一切問題，都能在國會裏得到解決。所以當請願書提出後，工人們就在各地展開了簽名運動。一八三九年，第一次向國會提出請願書，要求通過憲章。由於英國政府的武裝鎮壓和憲章派隊伍的分裂，一百五十萬人簽名的請願書，遭到國會拒絕。以後工人們繼續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一八四〇年，各地憲章運動的小組形成了全英國的政黨組織。到一八四二年又向國會提出有三百萬人簽名的請願書。請願書中更具體地提出十小時工作日，改善工廠法等要求，結果仍遭國會拒絕。一八四八年法國的二月革命以及嚴重的經濟危機，對憲章運動是一個新的刺激，憲章派決定在倫敦舉行大示威運動，並再向國會提出一百七十萬人簽名的請願書。但是政府立刻出兵鎮壓，示威運動沒有成功，請願書又在第二年遭國會拒絕。就這樣，經過十多年的憲章運動，最後失敗了。憲章運動是英國工人的大規模的自發鬥爭，是英國工人階級第一個獨立的政治運動，但是由於沒有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領導，自發的工人運動，是不能求得自身徹底解放的。雖然如此，但憲章運動在工人運動歷史上仍具有重大的意義，如列寧所說的，這是一個『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羣衆性的，政治上形成了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個運動會迫使統治階級做了某些讓步，如爲女工和童工爭得了十小時工作日等。

（三）湯文（一七七一一一八五八年）是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洲三大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之一。他認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有三大惡事：私有財產，荒唐的宗教制度和以這兩者爲基礎的婚姻制度。他由同情無產者的困苦生活而走向社會主義。

湯文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一樣，看不見無產階級的力量，否定階級鬥爭，反對用罷工方式爭取工人階級的利益，反對工人參加政治運動，他把自己的希望寄託於資產階級的『覺悟』，他不斷地向資產階級政府要求實行改善勞動的立法，他相信能夠和平改造資本主義社會。所以他在當時所作的各種社會主義事業的努力，最後都失敗了。

湯文是十九世紀初葉英國社會運動的積極活動家。恩格斯說：『當時英國一切社會的運動以及英國工人階級所達到的一切實質進步，都是與湯文的名字相聯系的。例如在一八一九年由他五年的努力，通過了第一個限制工廠中女工和童工勞動的法律，當全英國工會聯合成爲一個總的大工會之時，他是這個第一次大會的主席。』英國憲章運動是受了湯文的很大影響的。湯文學說的意義，在於他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爲工人所創造，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實現生產手段公有，以及

他教育工人與實際爲工人階級的利益而行動等等。

(四) 傅立葉(一七七二——一八三七年)是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洲三大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之一。他改造社會的方針，說明了他不了解階級鬥爭的作用，他反對採取任何革命手段，主張不觸犯資產階級社會制度及其政權，而希望勸說那些被他痛斥的富人回心轉意，來共同爲社會謀福利。他認爲改造社會的動力是那些能發明一種完滿的社會制度的『偉大的英雄』。

但在他的學說裏，尖銳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給了同時代人以有力的影響，給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五) 『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德國代表破產店東及家庭手工業者利益的集團，是在資本主義關係未成熟和封建殘餘存在的基礎上生長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以格爾和赫斯爲代表。他們否認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認爲可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他們以相親相愛的僧侶似的說教，來代替階級鬥爭。所以，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裏，沒有絲毫的革命氣味。

(六) 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一八六四年成立，一八七六年解散。它的任務是要建立各國工人間的密切聯系，以便運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保衛工人的利益，準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是這個團體的靈魂』(列寧)，幾乎一切宣言都是他起草的。馬克思意圖把一切的工人組織，那時社會主義的各種流派，都吸收到國際；打算通過無產階級鬥爭的實踐，來教育他們理解運動的任務，指導他們走上正路。馬克思努力使它成爲統一的世界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就打下了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統一戰線策略的基礎，培養了馬克思主義的幹部，而廣大工人羣衆，經過國際的宣傳教育，也習慣了把國際看做自己唯一的階級政治組織。第一國際的活動，也給了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巴庫寧重大的打擊。這使他們很快就喪失了對無產階級的影響。所以，『第一國際，奠定了國際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思想基礎』(第三國際綱領)；『奠定了準備工人們進攻資本主義制度的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列寧)。由於第一國際活動的結果，馬克思主義迅速成長起來，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都紛紛成立了社會主義政黨。

(七) 蒲魯東(一八一八——一八六五年)是法國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創始者，十九世紀中葉法國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他認爲工人階級的解放不在於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而進行的階級鬥爭，而在於退回到小生產的獨立生產者的制度上去，這種制度要以小的私有財產制度爲基礎。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一書中，曾提出一個反動的烏托邦計劃，

想用組織生產合作社和無息貸款的方法將資本主義社會和平地改造爲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發表哲學的貧困一書，粉碎了他的政治和經濟學說中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的實質，以及這些學說的哲學基礎——庸俗的黑格爾的唯心論。

蒲魯東主義者，又是無政府主義者，它否認以暴力剝奪大私有財產的必要，否認無產階級利用國家作爲鎮壓剝削階級的工具的必要，否認政治鬥爭的必要，否認任何權威、任何權力。一八七三年恩格斯曾寫了論權威一文，揭露無政府主義者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糊塗的反動的思想。指出：反權威主義者的實質，就是害怕革命，不管是自己糊塗或者有意背叛無產階級，總之都是爲反動派服務的。

〔八〕拉薩爾（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年）是德國工人運動的初期指導者。一八四八年曾參與馬克思主辦的新萊茵報工作。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之間，他極力從事組織工人底獨立政黨，曾建立『全德國工人協會』，這是第一個獨立於資產階級民主政黨之外的德國工人羣衆組織，在德國工人運動史上發生過巨大的作用。一八五七年他們和馬克思主義者在哥達地方的聯合大會上合併爲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之後，他便成爲該黨的右派。因爲他沒有接受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他領導拉薩爾派沿舊機會主義的路線發展。他創立了所謂『工資鐵則』的學說，認爲工人的經濟鬥爭是無用的，而主張議會鬥爭，和通過普魯士政府資助的生產者合作社，來實行社會主義等。當時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只有兩個方法可以解決。一個是用革命的方法；另一個是用普魯士發起王朝內戰的方法。在這個問題上，拉薩爾直接地投到普魯士地主政府手裏去了。他會和俾斯麥進行談判，答應領導工人幫助政府反對進步黨人（自由資產階級政黨）。列寧在一九一三年說過：『拉薩爾和拉薩爾派們，鑒於用無產階級和民主的方法來統一的機會很少，便採取了猶豫動搖的戰略，而順從了地主的盟主俾斯麥了。他們的錯誤把他們引到與工人的黨脫離，而走蕭撈那泊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道路了。』馬克思也激烈地批評過拉薩爾派，並指出『他們妨礙過無產階級組織事業多年，結果是乾乾脆脆地變成了警察手中的工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後，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常常有下列的口號：『回到拉薩爾去！』可見這種機會主義的影響之大。

〔九〕伯恩施坦（一八五〇——一九三二年）是著名的德國機會主義者，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公開用機會主義觀點來『修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所以是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他認爲用改良的方法可以把資本主義社會和平地改造爲社會主義社會。他的『修正』理論，否定了：資本集中化，階級矛盾的日趨劇烈，資本主義社會崩潰的必然性，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等等。

〔二〇〕日內瓦第一次國際大會即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第一次大會，於一八六六年九月三日至八日在瑞士日內瓦城舉行。第一次大會的議事日程，主要是討論：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中如何加強團結的問題，此外還討論了工會合作社，縮短工作日等問題。大會進行中，馬克思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展開了無情的論戰，大會批准了馬克思起草的國際章程，蒲魯東主義在大會上遭到慘敗，從此，馬克思主義更加廣泛地深入了羣衆。

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一〕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

俄國社會民主派曾屢次聲明：俄國工人政黨的當前政治任務，必須是推翻專制制度，爭取政治自由。這一點，在十五年以前，俄國社會民主派的代表，即『勞動解放』社〔二〕的社員們，就聲明過；而兩年半以前，即一八九八年春，各社會民主組織的代表在成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三〕時，也曾作了同樣的聲明。但是，儘管有這屢次的聲明，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任務問題，現在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我們運動中的許多代表，對於已指出的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的正確性，表示懷疑。他們認為經濟鬥爭有極重大的意義，他們把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推到次要的地位，縮小並限制了政治任務；他們甚至於宣稱：在俄國建立獨立的工人政黨的論調，只是重複別人的話；工人只需要進行經濟鬥爭，政治應交給知識分子會同自由派去幹。新的信條（臭名遠揚的“Credo”）的最近的聲明，就等於直接承認俄國無產階級的年幼無知，就等於完全否認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而工人思想報〔四〕（特別是工人思想報附刊〔五〕）上的見解，實質上也是如此。俄國社會民主黨正處於動搖時期，正處於已達到自我否認的程度的懷疑時期。一方面，工人運動脫離社會

主義：幫助工人進行經濟鬥爭的同時，却完全沒向工人解釋整個運動的社會主義目的和政治任務，或者解釋得不够。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脫離工人運動：俄國社會主義者，又開始日益增多地發出這樣的論調，就是知識界應該只用自己的力量來和政府進行鬥爭，因為工人只限於進行經濟鬥爭。

照我們的看法，有三種情況為這種可悲的現象創造了基礎。第一，俄國社會民主派，在自己活動的初期，只進行小組的宣傳工作。當進一步在羣衆中進行鼓動工作時，我們並不能永遠控制自己，有時不免墮入另一極端。第二，我們在活動初期，不得不常常在反對民意黨人（右）的鬥爭中保衛自己的生存權；民意黨人把『政治』了解為脫離工人運動的一種活動，他們把政治縮小到僅僅是陰謀家的鬥爭的範圍。社會民主派爲了否定這種政治而走向了極端，竟全盤地將政治推到次要的地位。第三，社會民主派在各地的人數不多的工人小組裏進行零星活動時，對於必須組織革命政黨一事，注意得不够；只有革命政黨才能聯合各地小組的一切活動，才能使正確組織革命工作成爲可能。零星活動佔主要地位，自然也就和經濟鬥爭佔主要地位有連帶關係了。

上述各種情況，產生了運動片面發展的傾向。『經濟派』（如果可以談得上是一派的話）企圖爲這種狹隘的觀點創造一種特別的理論，因而企圖利用時髦的伯恩斯坦派的觀點，即時髦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實際上，這種觀點是在新的旗幟之下來傳佈舊的資產階級思想。恰好他們的這種企圖，使俄國工人運動和俄國社會民主派（爭取政治自由的先進戰士）之間的聯系有了被